诗心歌语

柿子红了

吴道锷

大雪至,万物藏
硖窑村的柿子红得透亮
在残墙之后,黑枝之尖
独自酝酿一场绚烂的仪式

村庄的冬日
怀揣着许多弯绕的心事
窑火熄灭经年,隐身草木之下
浣衣的村妇述说往事,喋喋不休

乡村的童年
珍藏着众多果物
溪畔的野草莓
山野的七月炸、杨梅
高不可及的柿树

柿树,最接近乡村的果树
寒来暑往
习惯于自己孑然的身影
看村庄炊烟起落
看少年各赴山海

时光浩渺
草木纷飞,人事落尘
多少往事百转千回
梦里村庄
谁又会遇见
久违的自己

柿树苍老,枯枝依然遒劲
招展在村庄路口
纵绿叶落尽,仍以一树殷红
年复一年
宣誓她血色的忠贞

攒
——致农村留守老人

柯山樵夫

把舍不得吃的,攒着
把舍不得花的,攒着
把无人诉说的话,也攒着
实在憋得慌了,就对鸡鸭说
对田里的稻穗说
说给屋子里的农具家什听

等儿女的车辙碾进村口
攒了大半年的土鸡炖出浓香
攒了大半生的钱终于松动——
一部分放进红包
塞进孙儿的衣袋
一部分绽放为脸上
层叠的皱纹也掩不住的花

攒了太久的话开始泛滥
别嫌那些颠来倒去的唠叨啊
就是大海,最久的潮汐
也只有十天半个月
而他们
半年一年才敞开一次话匣

种子

老古

光线似乎渐渐暗弱
风替行人降温
我在静静积蓄能量
等待风变得温热,光线明亮

这是我的第一个年头
但记忆仿佛存在了千万年
小小的躯体里
大半是叮嘱和期待
直到明年的泥土将它们打开

往事如风

出嫁

叶大洪

父亲是随和之人,爱开玩笑,经常与老人、小孩嘻嘻哈哈打成一片。然而,对于有一类话题,他特别敏感,特别计较,特别不能容忍,反应往往过于激烈,一双牛眼睛瞪到人家脸上,“对对对,像我就是没爹妈教的,三岁没爹,五岁没妈,怎么了!”

1948年春暖花开之际,奶奶抛下四个子女,撒手人寰;而在此之前,爷爷已经走了整整三个年头。老辈人讲,那时节,穷苦人都羡慕死者,不用忍冻挨饿了,不用面对一个个难题了,彻底解脱。老辈人又讲,最难熬的当然是饥饿,饿出火来,看见模样端正点的石头,都想拿来啃几口。

爷爷奶奶算是解脱了,不过从那以后,十几岁的大伯,每天带着十岁不到的二伯,下地干活;我父亲当时五六岁,就在他俩看得见的地方玩耍,或者帮点小忙。比大伯小五岁的姑姑则看守家门,洗衣,烧饭,喂猪。

有一天,山路上走来一位小伙子,走到我家门前,停住了,问我姑姑:“你在家里能吃饱饭吗?”

“吃不饱。”

“想不想吃饱?”

“想!”

“跟我走吧。”

姑姑犹豫了一下,看一眼门口那道流水,跺跺脚,说:“走!”

那小伙子随即变戏法般从身上取出两包干点心,进到房间里,小心翼翼藏在床头。原来是早有图谋。

三兄弟从地里回来,只看到几件衣服在晾竿上晃晃荡荡,似乎要诉说什么。锅是冷的,灶头前没人烧火。三兄弟急了,房前屋后找,上山找,喊破了嗓子。直到天黑,鼻青脸肿回家,三人抱头痛哭。大伯不住地长吁短叹:“唉!干半天活,把妹妹弄丢了!”入夜,三兄弟挤在一张窄窄的木板床上,紧紧搂着,听头顶的风吹动干草沙沙沙的声响,瑟瑟发抖。

又度过一个漫长的夏季,山里人在忙碌了大半年之后,眼瞅着玉米、番薯、大豆等在并不肥沃的土地里渐渐成熟。九月里的一天,姑姑领着那人回来认亲。一问,才知道是山那边老赖家的小子,看着人也健壮、朴实,大伯默默认下了这个妹夫。

山里的日子,大多平静,偶尔会有几分热闹,也很快散去。门前又落了多少场雪,又经过多少次春种秋收,人们一步步走出饥饿、病痛、夭亡以及仇恨。大伯、二伯与我父亲,在漫长的岁月里,先后成家,生儿育女,不敢奢望富贵荣华,总是穿过风雨,平安顺遂。

有时闲聊往事,父亲不慌不忙,磕一磕旱烟筒,然后搁嘴上,使劲往外吹烟屎,噗!噗!一边感叹道:“你姑姑出嫁那个事啊——”他转身擤一擤鼻子,“真是有趣!”

确实,那是我听说过的最有趣的出嫁。

山家 汤青 摄

凡人世界

街角的老梧桐

郑帆

天冷了。我走到小镇老街的转角处,抬头便看见那棵梧桐树,夏天时浓密得化不开的绿荫,如今只剩几片枯干的叶子挂在梢头,被风吹得簌簌响。

我第一次注意这棵梧桐,是三年前的冬天。那时我抱着断了跟的靴子过来找王师傅,他的修鞋手艺是小镇上出了名的,价格还不贵,他正是在这棵树下摆补鞋摊。也许是坐得太久了,他用单腿撑着凳子起身,伸手扶着梧桐树时,我看见树干上有一道深沟。他看着我,好像明白我想问什么,搓着手笑,眼角是细细密密的皱纹,“这道深沟是十几年前被雷劈过留下的痕迹,当时树皮焦黑一片,大家都说是救不活了。没想到第二年开春它就活过来了,树叶比前几年更浓密……”

我非常信任王师傅的手艺,所以每次鞋坏了都会想到他。我还听说他与这棵梧桐树的故事。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一位老人照旧来到这棵梧桐树下摆补鞋摊,突然听见树下有婴儿啼哭。打开襁褓,发现这孩子五官周正,可惜一只腿是弯曲的。老人是单身汉,无儿无女,蹲在树下纠结了半天,终究还是舍不得,把孩子抱回了家。老人节衣缩食,供孩子读完初中,知道他腿不方便,便将自己的补鞋手艺传给他,希望他学点手艺,将来有口饭吃。这个老人就是王师傅的养父。

因为王师傅有这个手艺,人又踏实,有好心人牵了线,邻村的一个姑娘嫁给了他。小两口都很勤劳,女的还摆烧烤摊补贴家用。两人收摊回家,又做来料加工。两人日子过得稳当,女儿研究生毕业,今年已经工作了。

修鞋机嗒嗒响着。我想起小时候,这街角是整条街最热闹的地方。梧桐树下摆着卖糖画的小摊,金黄的糖浆在老爷爷的手里转眼就变出孙悟空的模样。特别是夏天,树叶茂密得能遮住大半个街角,树荫下有装冰棍的木箱,有老人下棋的棋盘……孩子们围着树追跑、捉迷藏、跳皮筋,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树干上的褪色木牌写着“树龄100年”,这一百年里,它站在这街角,风吹日晒,雷劈电打,始终把根扎在街角的泥土里,顽强生长。就像王师傅,从一个残疾的弃婴到撑起一个完整的家,何尝容易,但他从未向命运低过头。

修鞋机的声响停了,王师傅把修好的靴子递给我,然后弯下腰去收拾摊子。我走了几步,风裹着逼人的寒气,我把脖子缩进衣领,回头看那棵老梧桐,它的枝丫虽然像被冻硬的筋络,却依旧倔强地伸向天空。这就是街角最美的风景。

等明年开春天气回暖,老梧桐枯槁的枝丫依然会缀满新绿,就如王师傅一样,逆风生长,终能撑起一片自己的天空。生命的坚韧不是与生俱来的铠甲,而是在苦难里磨出的筋骨。